

漢書門類  
 五七一號類  
 一一函  
 五架  
 五〇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七一號類  
 五〇冊  
 二七九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1
冊數	50 ( 24 )
函號	279 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隆按會同傳

以皆從行未嘗

特將故每戰

功必擊以從字

為案大概與曹

參諸傳同例云

又按會傳本史

記天稍益損之

每功則賜

爵或一邑又

叠用從字冠首

用字字斬首

若手序為眼目

是亦一格

隆按會有大功

于漢者三入關

之初會諫母留

官中一鴻門之

會張膽雄辨

二高帝晚年惡

見群臣會排闥

宜入諷以趙高

之事二三皆

顛沛危急之際

關死生得失之

機此其功豈區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一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後

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

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

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

下破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復東定沛，破泗

水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與司馬卮戰碭東。師古曰：

卮，之司馬也。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

夫也。爵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

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從攻陽城，先登

下戶牖。師古曰：陽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



樊噲

區灌絳諸人壽  
哉而老泉著論  
稱後世太惠過  
奇矣

也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圍節郤敵  
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賜爵五大夫從  
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河間守軍於杠  
里破之師古曰擊破趙賁軍開封北賁音奔以郤敵  
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  
一入又更斬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  
它首六十八音丘羽反遇音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  
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  
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從攻長社轅  
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  
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  
齒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南陽之以  
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  
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諸  
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一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  
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

王維楨曰叙救  
鴻門一節與帝  
紀語不相犯最  
得刪潤之法

隆按史記云食  
盡之而漢書但  
云食之惟看一  
盡字始干能復  
飲乎之間有情  
此班掾刻意削  
去浮字之故

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  
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  
醒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  
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  
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滄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  
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  
以盾撞擊人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  
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  
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  
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  
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

隆按獨騎馬句  
史記云獨騎一  
馬加一字筆  
執更覺疎矣  
又按是日微樊  
會二句收結上  
文最有力

沛公如廁糜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  
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

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  
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後數日項羽入

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  
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  
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

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  
攻雍棗城先登師古曰棗讀與郿同縣名即石擊章

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  
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

也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  
也即細柳地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

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  
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

鄉師古曰杜縣之樊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秦晉灼曰地理志

秦城功臣表有煮秦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秦無也清河有煮

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  
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棗陽益食平陰二千戶

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即棗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  
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士雅反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師

日周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  
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  
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櫟取  
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  
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  
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

王維慎曰從前至此叙戰功內即帶叙官爵

王維慎曰用十二從字二與字明喻非專功也

隆按從斬首以下至十二人總結上文有關鎖

王慎中曰排闥直入正見此諸將最親處隆按排闥入禁中即持盾入鴻門之銳氣也史氏叙戰功甚略迺獨詳此二節總其模瀆其忠勇處

梁潛曰殺諸將非高帝之心也后也謝徹教信以反貫高反形已具高帝猶釋之而肯東於殺韓彭耶故殺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

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

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東垣所毀也

傷也師古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張晏曰綦母卬所殺

廣昌師古曰姓綦母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

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稀胡騎橫谷斬

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王莽將軍大

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

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

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

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

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

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

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類為婦生子仇師古仇

音批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惡

身入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

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大

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

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

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

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

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

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

戚氏趙主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

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

帝已崩呂后釋噲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曰武

王

王

樊噲黨呂氏立命斬之高帝至是非特為劉氏謀宜且為平勃憂也

隆按商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叠用以字從字冠古餘如前傳

慶祥治曰鄴商傳樊噲曾為鄴寄給呂祿周勃得入北軍功能安劉與平勃相羽翼一節爾劉奉世曰君當

作侯高祖為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

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類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類權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類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謚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曆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旬關漢中旬今在洵陽縣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沛公為漢王賜商爵封信成君時別從西道平定漢中

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枸邑今在幽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枸音旬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

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與絳侯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

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一說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

隆按凡別破至十九人一段總前一東有關鎖

隆按上云呂后崩下又云及高后崩疑衍不如史記直截

吳京曰商于君為忠于父為孝縱賣父也奚病

黃震曰世謂寄賣友非也古者大義滅親況呂氏依憑城社小人耳無事與之相接義當去則夫之何友之足云

此傳登用五軍趨政疾戰為眼目餘如前傳例云又按史記嬰傳以太僕二字為主其中言為太僕者十五言兵車者四言奉車者五自始至終只以本色字面直貫此文字之妙而班掾刪之其刻意去淨字耶劉效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拷告者不服故移獄覆矣嬰以此坐繫掠管也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悔開城守也

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二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廼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顯况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樂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商它子堅為膠侯師古曰膠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

臣自麗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厚曰為吏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嬰時外未被樊噲召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高祖為沛公賜爵士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曰沛公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故與降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趨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趨攻

此即被樊噲召  
時按帝紀未嘗  
兩至沛下文義  
相屬非兩事甚  
明

一作評服說  
作蘇說

劉奉世曰抱兩  
兒者未有能背  
面而能抱持者  
况復馳乎服說  
是也  
王維楨曰物兩  
兒驚恐未定故  
復徐行直待兩  
兒自相依倚對  
面帖定乃馳

劉奉世曰言賜  
所奪邑則嬰蓋  
以功復賜之爾  
隆按史記此傳  
次為太僕者十  
五班史刪之而  
曰常為太僕從  
又曰以太僕事  
惠帝煩簡各有  
法

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  
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墮師古

日時自相署置官之印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趨故戰疾賜  
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

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

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踰兩兒棄之服虔曰踰音撥晉灼曰音足嬰常

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  
小兒障墜各置一而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

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  
故云面擁樹馳服言圍樹而悉義尤踈越雍讓曰擁

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  
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

依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  
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  
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

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  
使使厚遺闕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

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閑暇所以固卒  
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從擊胡騎句

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  
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

鄧敵邑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  
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



盧舜治曰均之戰功也而脫高祖於獄繫收載兩兒於陣亡中

隆按嬰傳本史記文而刪之大概以戰疾力為主連用所將卒及生得為眼目餘如前傳例云

徐中行曰嬰無文墨議論首尾

功狀獨戰疾力兩秦漢間戰陣明整文字數實左氏不及也

帝及高后德嬰之號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

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

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

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

薨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

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及曾孫頗尚王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

更為孫氏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略地

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

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

夫又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

力疾急速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

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

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

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主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

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

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平鄉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

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

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從

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迺

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

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

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嬰雖少然數

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率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

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

謂左右干人之騎擊破栢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栢

栢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各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

日樓煩縣名其大善騎射故云射士為蘇

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連尹一人林

日楚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

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

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

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

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

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

至贏博師古曰贏博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

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及留令於假

密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

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闌師古曰齊地已定韓

信自立為齊主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

轉南破薛郡長守師古曰長亦如郡身虜騎將入攻博

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師古曰僅及取慮及

廬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

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

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

隆按此以前嬰為裨將故下從字此後為特將改下所將卒句當分兩段看洪邁曰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軍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此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滅其三

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駢出

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荏國項

佗降留薛沛師古曰沛六縣也鄭蕭相師古曰凡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

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

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

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

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

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師古曰吳郡表當時為得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

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

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

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

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

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

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若石師古曰若石音千坐反

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

迎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為

將降曲迎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

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

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

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

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

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

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

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

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

隆按凡從所得一段至十人總結上文戰功

隆按嬰雖販緇徒也而止兵符變國謀立帝安劉之功在在勅下哉

劉知幾曰傳寬斬欽董才非拔萃徒以微功見識而史臣徵其爵里列之為傳不亦煩乎隆按寬與欽傳本史記又無所刪潤大概實傳

田屬學為眼目飲傳用別字為眼月餘如前傳例云

謚

于

祿等欲為亂齊長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為大

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

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

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

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二歲絳侯勃免

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

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齊北王反詔罷

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

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

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

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二秦賜食邑離陰子而康曰縣

從擊項籍待懷服度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賜

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

敖下師古曰敖地名敖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

國云淮陰者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陽陵侯三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

日時田橫未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

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師古

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

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欽音翁宛音攻濟陽

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

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

部都尉千人司馬侯也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

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  
也騎長一人張晏曰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  
重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欽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  
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  
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  
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  
說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為考城身得說都尉二人司  
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  
東食邑四千一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五匹從攻安陽以  
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  
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  
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奇曰或以為邯鄲守也字反與晉灼曰將

隆按通篇以數  
 紀功至末總結  
 前數是亦叙事  
 之格

兵郡守也師古曰當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  
言兵郡守一人也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  
絕楚饑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  
郊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  
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  
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因定南郡  
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十六百戶  
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  
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  
陳豨丞相敞破之師古曰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  
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百九十級虜百四十  
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  
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二十九

直隸卷之六十一

謚

隆按縹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

王維預曰終亡離上心於下文涕泣留行見之

隆按賜入殿門不趨下史記有殺人不死句才見帝之殊寵此關鍵處不可去

宋祁曰沛國富作陳國

公孫上逢作侍

黃震曰喻勇士商亦戰功居多夏侯嬰四朝駿乘忠信可知灌嬰為口氏將兵而與逢侯謀可謂知義傳實斬敵首戰士周縹才不逮之而有忠君愛上之心以功名自顯宜矣

高后五年薨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居縹沛人也師古曰縹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

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池陽從東擊項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

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以上以縹為信武侯

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稀縹泣曰始秦攻破

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

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縹為蒯城侯服

日音菅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音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蒯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孝文五年薨謚曰貞侯子昌

憑聲相近此其實也

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縹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寒反屬沛

國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知逢時信

矣樊噲曰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

師古曰鼓乃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勸功帝籍薦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鄆寄為賣

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

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

親可也

執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一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隆按此傳以御史大夫四字略絡張周趙任申屠五人總是一篇文字與酷吏傳同體又按蒼傳仍史記文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方書。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持為柱下方書。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鐵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

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

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

劉放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隆按更以列侯為主計是綱是時以下詳倉所

隆按昌傳本史記文而稍益損之

職

又按倉廩自秦時一段應篇首好書律歷二句

為計相師古曰專主計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以列侯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又施也師古曰去

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今倉以

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

為淮南王而倉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

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

公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苛

為客張晏曰為帳下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

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二年楚圍漢王滎陽急

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

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苛漢

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

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

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

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人奏事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

抱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

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

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

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

為人吃師古曰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

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

期期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

隆按年十歲句為後趙王年少張本

隆按蕭曹等卑下之伏後案

盧舜治曰擁戚姬騎昌項史氏不為少諱總見昌之水強敢言



又按將筆上史  
記有年少二字  
為下文張本

隆按昌即堅忍  
仇直然期七無  
長語何以必其  
能感動太后而  
托以保護趙王  
也卯卒之被徵  
謂太后史氏不  
載昌一言雖謝  
病三歲薨魏荀  
息矣

隆按兩私憂應  
上心不樂非公  
無可者應上兩  
可字

隆按因叙昌代  
苛堯代昌遂為  
附兩人事于傳  
云  
又按班史補昌  
曰一段才見不  
負高祖之托  
屬辭心曰一不  
奉詔也前能止  
高帝之不廢太  
子後不能保呂  
后之不召趙王  
昌竟無它苛抱  
期七以死耳

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

音房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

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

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

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

陛下獨為趙王置賓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

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善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

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仇直自呂后太子及大

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

固欲煩公固必也公彊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

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

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左秩位為左遷然吾私憂趙念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

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

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

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

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

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

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

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

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

餘見鴉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

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

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

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

策今周昌為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宮后遇之

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宮后史及高祖初起

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

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

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

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窋音竹

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

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

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也謂以高祖

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推五

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

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

若百上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土為器物皆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

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蒼德

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及魯父事陵死後蒼為

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

相十餘年曾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

直也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隆按至此復接前傳叙張蒼了案体奇甚

隆按至此復接前傳叙張蒼了案体奇甚

隆按蒼為計相時一段本前傳以列侯為計相句而詳言之重前篇首好書律歷二句

隆按至此猶次蒼德上陵一段應前傳文字細密如此

秦

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卓立士德時歷制度張晏曰德漢士勝之晉更元年蒼由此自糾謝病稱老蒼任灼曰草創始也入為中候師古曰蒼有所保舉大為效利上以為讓此事師古曰用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隆按結尾句與首相應  
隆按嘉傳仍史記文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蹶擊張以足蹶者曰蹶張蹶音厥擊音布麥反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類及從擊黥布為都尉率也音所類反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

胡績宗曰通賦  
殿下而嘉欲斬之當矣夫何謂帝曰陛下幸愛臣云嗚呼既欲執法誅臣以正不恭之罪又欲啟君君濫賞以賜能幸之門屠嘉此言則失之矣  
楊維禎曰嘉蹶張武卒耳非有風聖等名也而

者悉以為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又念不可以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嘗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吾今使人召若通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

坐抑鄧通之貴  
直然有大臣慮  
節本其為人廉  
道不受私謂故  
所亦如此否則  
馭近自人亦難  
哉孔光張禹輩  
視此可以規矣

何孟春曰嘉之  
為相也鄧通職  
殿上文帝則聽  
其後名內史鼂  
錯穿宗廟垣而  
景帝不容其開  
然則嘉之能逐  
其職于前而無  
褊心負氣之累  
者豈獨嘉之資  
也哉今就其始  
末觀之文景之  
優劣亦因可見  
凌約言曰史書  
嘉因歐血而死

或者小其不足  
干量云  
隆接自嘉死後  
雖凶嘉而波及  
列侯而與嘉之  
意自見  
茅坤曰發烟波  
議論點次嘉之  
拜正大歸處

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木敬當斬吏今行  
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

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

相五歲又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賢幸用  
專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

嘉自繼所言不用師古曰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  
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墼垣也服虔曰

餘地也如淳曰墼音畏懦之懦也嘉問錯穿宗廟垣  
師古曰墼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

為奏請誅錯各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  
日歸首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

乃外墼垣故元官居其中師古曰且又我使為  
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

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史  
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

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  
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音初角反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師古曰言名為漢名相而專遵

用秦之顛項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強人  
也師古曰言其強張晏曰謂傷申屠

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基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為  
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  
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  
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應劭曰握齧急促之  
音細也反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  
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予沛  
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  
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  
也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三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黃震曰史以酈  
陸朱劉叔孫同  
傳朱建叔孫通  
不足道也食其  
庶幾知擇君妻  
敬庶幾能自奮  
然豈實傳伍哉  
隆按食其傳本  
史託文削削之  
又按史記縣中  
皆謂狂生班據  
改自謂狂生恐  
於下文自謂我  
非狂生句不合

呂祖謙曰騎士  
微美而高祖親  
問以賢豪此所  
以得天下

漢書評林

卷之四十三

十一

隆按不如史記  
且欲率諸侯破  
秦也語有抑揚

陰接史記漢書  
皆以食其勸取  
赦倉及諸說齊  
合為一事獨劉  
向新序分為二  
司馬溫公謂分  
為二者是

客冠儒冠者沛公輒解其冠  
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  
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  
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使人召食  
其音張懸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  
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  
師古曰洗足  
也音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  
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  
其賤劣如  
也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  
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於是沛公輒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  
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  
下起瓦合之卒相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收散亂之  
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  
粟臣知其令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  
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  
公引兵隨之途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第  
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  
使諸侯漢二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遣保鞏楚  
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  
梁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  
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  
天而民以食為天夫赦倉天下轉輸之矣臣聞其下  
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赦倉迺引而東  
今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日譎譎卒謂卒此乃  
之有罪譎者即所謂譎成

隆按據敖吏之  
粟五句此說詞  
主意  
王維楨曰食其  
欲據敖吏之粟  
即請下陳留之  
意

劉放曰此時何  
緣更有田間據  
曰詹傳乃是田  
解

隆按王知天下  
之所歸乎本上  
文天下知所歸  
矣句來開口使  
得音察  
又按天下歸漢  
句此段綱領

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

取是為自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

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

日未手耕曲木也音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

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吏之粟師古曰敖倉塞成臯

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距飛狐

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孔郡守白

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則天下知

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

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

阻河濟師古曰負背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

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

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書復守敖倉而使

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

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

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

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

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

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

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土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

林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

而下師古曰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殯於人之

功無所託於人之罪無所忌戰勝而不得其賞按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為刻

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得也臣瓚曰項

羽各於爵賞玩借度印不能以封人

隆按天之禍有與上天所以資漢相顧又按上以知不知為眼目此以下不下為眼目首尾相應作結語  
盧舜治曰躡生就烹時猶有迂濶大言真疎宕不檢有志願成自外於身世者也天地間生此一等人類太史公筆力班氏刪就烹教語遂堂躡生之狂索然以無氣絕爾

隆按了結鄰問案

黃震曰賈以詩書說高帝一時群臣無有也賈以呂氏欲王諸呂而病免豈忍一日苟祿於君側既病免復傳會將相以誅諸呂又豈忍一日苟忘其君此亦一時群臣無有也嗚呼賈庶幾以首事君者歟王慎中曰開口即以親戚昆弟墳墓恐喝之

背

師古曰韓信傳作列此作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玩其義各通蓋說非也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勃也梁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曰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迺夜度兵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迺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

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于齊師古曰齊音介將兵上以其父故封齊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王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各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

河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師古曰尉佗音推見賈服虔曰雕音推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下據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

踞其形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昔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



隆發新造未集  
以下數句一一  
應前  
盧舜治曰從親  
威墳墓說未情  
義最切又越殺  
王降漢五字利  
害甚明以故易  
動其聽  
隆披起生與上  
其語相顧  
王維楨曰下一  
以字活落語

隆按拜尉佗為  
南越王應起處  
而加一卒字于  
上蓋掃功生云

楊慎曰漢傳謂  
湯武逆取而順  
守此言非也易  
曰陽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  
焉有逆而可順  
天應人乎左傳  
曰以亂取國奉  
札以守猶懼不  
終季子猶知其  
不終也而謂湯  
武為之乎然逆  
取順守之言實  
本于左氏而又  
轉失其指矣  
何良俊曰漢與  
高相時則陸賈  
上新語每奏一

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  
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  
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及漢誠聞之掘燒君王  
先人家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使一偏將將十  
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迺蹶  
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  
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  
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  
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德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  
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

也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  
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迺大  
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  
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蘇林曰  
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今稱臣奉漢  
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  
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  
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  
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  
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  
滅智伯晉卿荀孫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  
魏約反而喪之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  
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鄉  
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

篇帝未嘗不稱  
善其言謂秦以  
暴虐亡者秦之  
失欲高祖之以  
王道致理也

劉放曰數擊鮮  
史記作數見不  
鮮言人清煩見  
則不美故母父  
濁女也

隆接質度不能  
爭乎患力不能  
爭惟二人同心  
故賈能揣平之  
念如此連用六  
念字當玩  
盧辯治曰賈說  
南越它扁漢其  
言峻見帝稱詩  
書其詞房退而  
避諸呂分五男  
以愛其識遠  
而超進而交驩  
平勃其論忠而  
確大都負實生  
之文而括子房  
之智者漢之文  
學稱隨陸有以  
夫  
沈津曰賈之兩  
使南粵調和乎  
勃以安諸呂其  
卓識宏議豈一  
時權埋屠狗可

美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

帝不擇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

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二

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孝

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曰有

口謂賈自渡不能爭之迺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

焉師古曰好時師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

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文約過

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

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日非

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作處為賓客率計一數擊

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上未反數擊

鮮母久溷女為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嘗行數擊新義

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言數擊殺牲呂太

生與我鮮食我不文往亂累汝也溷首下困反呂太

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常瘳居深念師古曰

不安故靜居獨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

慮思其方策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

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賢無

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

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

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

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

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君何不交驩太尉深

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

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

企及哉劉細所  
謂漢室陸賈首  
發奇采者是已  
隆按平素以奇  
計名而交驩之  
計迺出於賈以  
故賈名聲籍甚  
茅坤曰非陳平  
無此大度非陸  
賈不能為陳平  
厚書

陰按建傳仍史  
記文首尾口叙  
為辟陽賈計一  
事

王維相曰不肯  
見辟陽侯即行  
不苟合義不取  
容處

茅坤曰平原君  
有俠者風而不  
能擇所從惜哉

陰按史稱建廉  
直通受稅金而  
陰見幸臣於燕  
直乎何有母乃  
為葬母德耶則  
陸生計矣  
盧舜治曰梁孝  
王刺益事敗使  
鄒陽至長安因  
客說靈長君辟  
陽侯下吏朱建

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  
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  
甚孟康曰言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  
欲使入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  
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令  
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  
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

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  
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  
太后師古曰欲建不肯見及建母死  
貧未有以發喪方假音古曰貧陸賈素與建

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  
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今  
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  
金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列侯賢  
人以辟陽侯故往賄凡五百金師古曰布父之人或

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  
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  
建建辭曰微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

孺師古曰依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籍孺  
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  
所妄加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  
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  
陽侯誅曰曰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

求見開藉孺欲  
解於惠帝兩毒  
律要之皆戰  
國之餘青也特  
陽之所為差正  
於建  
隆按復道叙辟  
陽侯之囚一段  
明上文所云獄  
急不敢見君之  
故

王慎中曰建子  
死匈奴中惜矣  
其名

隆按敬傳仍史  
記文直叙四大

重勸都關中建  
萬世之長策矣  
逆觀夷情遠從  
強宗亦其智也  
惟結和親約未  
免貽萬世耻耳  
又按輓輅下史  
記有衣其羊裘  
句為下文不敢  
易衣張本  
又按陛下王天  
下與周異何敬  
說綱領

疾言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驪兩王俱幸君君  
富賢益倍矣於是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  
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  
之大怒及其成功也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  
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  
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  
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  
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  
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  
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  
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  
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  
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  
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蘇林曰輓音東洛之洛師古曰輓音胡格及師古曰二音  
輓輅之三人推之孟康曰輓音胡格及師古曰二音  
同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  
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  
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  
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  
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師古曰師古曰邑名也  
其積德幾千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  
去豳杖馬垂去居岐師古曰日筆馬策也杖謂拄之也  
云杖馬筆者以示無所攜持也  
籬首止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日二  
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  
師古曰虞今虞州芮今芮城縣始受命呂望伯夷自  
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  
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  
以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

史記註三人作一人

陳仁子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古人公天下之說也故山帶河四塞之固此後世私天下之說也為敬者蓋曰洛陽之都居中而合天下之勢則利於周之封建閣中之都居險而握天下之勢則利乎秦之郡縣陛下欲為秦之郡縣乎周之封建乎其必有擇于斯矣而適但云云使後世不務德而務險者又得斯言以籍口敬得為至論乎

隆按此隆成康句與周室比隆句首尾照應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失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天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益其九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益與下郎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搃天下之亢

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曰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白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妻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高帝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師古曰此言音漬謂死者之肉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各也在雁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擊敬

漢書卷四十三

廣武師古曰械謂控柁也途往至平城匈奴思出奇

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

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君可擊者

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

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

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數苦北邊上患之間敬敬

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

交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

計又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

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

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

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

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無數問遺師古

謂餉饋也少也問遺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外

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

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

詐稱公主彼亦不肯賢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高帝

曰善欲遣長公主師古曰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

此自慰唯以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使敬

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

王張晏曰白羊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

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

後未殷實之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

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今陛下雖都關

中實少入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

隆按此段叙徙  
大姓而備胡遷  
都兩事亦結案  
於此

凌約言曰既言  
不可以仁義說  
獨可以禮節風  
諭乎敬之背馳  
亦甚矣  
司馬光曰冒頓  
視其父如禽獸  
而獵之奚有子  
婦翁建信侯之  
術固已踈矣况  
魯元已知趙后  
又可奪乎

及輔

隆按且實關中與上可益實相

主維頓曰獨不載敬所終何也

隆按史記少論中有希世二字

足概通之生平

故通籍極意慎

馮夢不出此言

守珍氏此傳李史記又而稍刪之此二字尤不當去

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

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

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

好時諸景飛三韓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

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

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

逆亂也師古曰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

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隍其兵視

天下弗復用師古曰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

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安有反

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

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

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

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

下皆拜為博士通已出及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

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

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通迺謂曰

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諸生寧能鬪乎故先

一本今作令

凌約言曰事散不易羊裘而通乃變服以媚上兩人優劣較然

隆按史記弟子下有竊罵二字方與下文迺喜相應

盧舜治曰儒者  
誰與進取可與  
守成與前陸生  
逆取順守意相  
似兩言而足可  
謂善於納言矣

陳垣曰兩王不  
是欲待百年但  
以叔孫通非與  
禮樂之人故設  
辭以拒之尔  
隆按通言諸生  
鄙儒不知時變

其素所蓄積然  
也故知陳勝反  
矣變而稱盜知  
帝情傷朕矣變  
而衣楚制知帝  
不好士矣變而  
進斬將塞旗者  
知帝苦朝儀之  
難也變而為綿  
蕪知帝易太子  
畏呂后矣變而  
言后攻苦食淡  
何可背知惠帝  
不欲壞複道變  
而與原廟于渭  
北乎故曰叔孫  
通知時變而諛  
者也亦史意也  
又按吾能為此  
與上度吾所能  
行相應  
王維楨曰五用  
以次字三用以  
下字陳列整然  
雖未嘗至闕廷  
者亦可以想見  
其儀美

言斬將塞旗之士師古曰塞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漢王已  
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  
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安呼  
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惠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  
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與樂三王  
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  
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臣  
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  
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  
日通為使者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  
而徵諸生師古曰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  
皆面諛親賢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

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  
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  
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  
入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最應劭  
行及草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  
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蒞師古曰蒞  
與蒞同並音子師古曰蒞師古曰蒞亦習會  
悅反如說是師古曰蒞師古曰蒞亦習會  
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蒞師古曰蒞亦習會  
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蒞師古曰蒞亦習會  
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儀師古曰蒞師古曰蒞亦習會  
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師古曰蒞師古曰蒞亦習會  
法先言儀先平明師古曰蒞師古曰蒞亦習會  
如此也師古曰蒞師古曰蒞亦習會  
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蒞師古曰蒞亦習會  
反傳曰趨師古曰蒞師古曰蒞亦習會  
數百人師古曰蒞師古曰蒞亦習會



劉放曰九賓等  
謂讀如傳授之  
擴九賓指者凡  
人掌臚句傳也

謂朝畢以法置  
酒也此文有兩  
伏字上禮畢盡  
伏謂朝禮也下  
皆伏抑首謂置  
酒上壽也故下  
文結云竟朝罷  
酒無敢誰諱失  
禮者

馬端臨曰夫禮  
豈專為尊者抑  
臣哉叔孫制禮  
不過度帝所能  
為高帝觀之不  
過口今知皇帝  
之貴而已豈知  
其出於人心天  
理之本然哉

隆彼知當世務  
一句一篇結深  
且與上不知時  
執句相應

又按叔孫通獨  
諫立太子一節  
有大臣體說  
者謂高帝已老  
呂后彊其通亦  
度知意恐不可  
據太子位爾不  
然安知不反其  
說以希世耶此  
為知通之心者  
茅坤曰叔孫通  
此諫語所謂曲  
終奏雅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  
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

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於是皇帝  
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  
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諸待坐殿

上皆伏抑首禮法不敬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

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竟朝置酒無敢謹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

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父矣與其  
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  
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

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  
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

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  
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

無味之食也言其攻苦勤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

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  
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  
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  
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  
天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  
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

重為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及閣往師古曰非

間小數蹕煩民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謂見數蹕煩民其往來也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自反通奏事因請問師古曰請問空對衆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且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高祖之衣冠藏於宮中高祖之衣冠藏於宮中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冠失之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冠失之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太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益廣宗廟太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熟可獻今櫻桃熟可獻櫻桃也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洪反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馳其知辯竝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馳其知辯竝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位安叔孫通舍枹鼓而位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故云故云一王之儀也師古曰枹者鼓椎枹音椽其字從禾枹音椽其字從禾遇其時也遇其時也鄺生自匿監明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鄺生自匿監明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音胡師古曰鼎大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沒身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沒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謂呂師古曰以謂呂從谷平勃之間從谷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師古曰謂和輯陳平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劉敞曰渭其字宜屬上有

立

隆按此五人者皆當時智辯之士而各以談類成功名以故合為一傳云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三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三終

又系



